

教科書文本與和平教育之論述與實踐讀書會 99 學年度第二學期

第二次會議紀錄

時間：民國 100 年 03 月 19 日（星期六）10:00~12:00

地點：教育學院大樓九樓會議室

主席：甄曉蘭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教授）

陳麗華（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教育學院 院長）

導讀人：黃春木（建中歷史科教師）

彭致翎（國編館副編審）

林慈淑（東吳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）

出席人員：王雅玄、王立心、李涵鈺、林郡雯、陳珮琰、黃嘉莉、桑慧芬、

詹寶菁、蕭憶梅

記錄：孫以柔

一、主題：和平教育的爭議

二、研讀篇章：

Bar-Tal, D. (2002). The elusive nature of peace education. In G. Salomon & B. Nevo (2002) (Eds.), *Peace education: The concept, principles, and practices around the world* (pp. 27-36). N.Y., London: Psychology Press.

Page, J. (2008). The problems of peace education. In J. Page (2008), *Peace education: Exploring ethical and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* (pp.1-22). Charlotte, NC: 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, Inc.

Perkins. (2002). Paradoxes of peace and prospects of peace education. In G. Salomon & B. Nevo (2002) (Eds.), *Peace education: The concept, principles, and practices around the world* (pp.37-54). N.Y., London: Psychology Press.

三、導讀內容：詳見導讀稿

四、回應與討論

(一) 甄曉蘭老師

教科書文本的其中一個主軸是處理歷史記憶的問題，之所以會有這部分是因為國際在處理和平教育議題時，特別是教科書，推動很多跨國教科書的共構方案。共構教科書其實是好幾十年的發展，學校教育仍是一個很重要的促進和平教育的媒介，因此，教科書的定位與價值都是不可忽視的。但是，究竟有哪些教材可作為學校教育實踐和平教育時的補充，這也是我們讀書會的目的，對此做一些探索，我們下一次開始會回應到較為具體的發展、作法與一些國家的努力。

(二) 陳麗華老師

和平教育到底是要追求個人的和平還是社會的和平？最終目的為何？大社會的和平就能導致個人的和平嗎？個人的和平便能延展、渲染至大社會的和平嗎？和

平教育所著重的到底為何？和平是個人的境界嗎？圓寂、得道了便和平了？基督教所謂的平安地走，peace 真的是沒有力量、靜止的狀態嗎？還是說 peace 下面是有 force？我們該如何讓這個 force 的流動是和諧的，各在其軌道，即便有交會，也是相互包容、尊重的，即使不爭，還是一種和諧的狀態。如果我們今天認為 peace 是靜止的，那就一了百了，但實情似乎不然。所以，和平教育到底是要做些什麼？peace 我覺得一部份是現實主義、利益交換、折衝的平衡，我們如果要講和平教育，是要從完全正面的部分去教便會有和平嗎？還是要談現實面的問題，加以面對處理，才有可能和平？光談正向似乎不足以達致和平。

→ **林慈淑老師回應**：和平的不確定也是確定了它的不確定，讓我們更看到深層的部分。和平，絕對不是什麼也不做，第三篇很強調「改變」，所以和平是具有力量的。

→ **陳麗華老師回應**：peace 是將各種力量 make peace，使之和平、和諧，可是「改變」是有一套價值，覺得自己的最好，希望別人與己相同，必然便不會有 peace。

→ **林慈淑老師回應**：所以作者認為沒有放諸四海皆準的和平教育，每個社會對和平教育要從個人做起，達到全體的和平，還是由上而下，這都必須透過協商、協議的過程。所以不可避免，和平教育如同教科書、課綱，都是妥協的結果，涵括許多複雜的、難以達致的部分，但是你又不能不努力，因為和平教育可以反映當代社會的問題所在，以及人們的渴望。人們一方面在反省，一方面也渴望未來的美好，如果沒有這股力量，社會將會日趨衰亡。歷史所談的也是如此，便是差異與不確定，這不是一種悲觀，而是在推展和平教育的過程，深入瞭解各種力量，正因為這是正常會面對的情況，所以不應悲觀。

(四) 王雅玄老師

和平教育要創造一個情境學習如何處理和平，所以和平教育是要創造衝突情境，教導學生如何從中學習維持和平嗎？這樣便能經驗到如何進行和平？這樣似乎只是在處理衝突。協議的話，便又與公民教育有關，只要牽涉民主、協商、妥協，便能和平？和平教育能簡化為民主教育嗎？這樣似乎便不需要和平教育的存在。

→ **甄曉蘭老師回應**：應該是目的、手段、價值的不同，上次我們也在談多元文化教育與和平教育有何不同，因為多元文化教育也是追求彼此認識、理解、和平共處，但差異在於不處理過去，站在別人的角度理解事件的發生，以及往後的避免，而這是和平教育有處理的部分。因此，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往後會試圖解構歷史記憶的問題。

(五) 林郡雯博士後研究員

1. 和平教育提倡者很大的問題是詞藻華美、充滿理想性，聽起來很順，卻不知要表達什麼或如何面對，只是一直告訴我們定義很複雜。和平方案要因地制宜，

沒有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方案，每地的優先順序都不同，所以我覺得我們要思考，但不要想得太多，只要抓緊我們想做的部分，just do it，否則談這麼多，行動的能量容易削弱，只是一再爭議何謂和平，但和平的定義每人又有所不同，這必然會是妥協之下的產物，或許也是一種「和平」。至於真相之後的調解，我覺得這是歷史傷口的清理，譬如說受難者家屬往往也只是要真相，只要在真相中，便會得到一種心理的和平。所以，我們要從事的便是這個部份，重新思考歷史事件的意義，讓自己在瞭解後，進而能夠得到能量，這或許是更為困難的部分。

2.和平教育是以非暴力的方式去解決衝突與暴力，因為現在社會有太多各個層次的暴力，我覺得用非暴力的方式去解決這些，才是和平教育最重要的精神與重點所在。

(六) 林慈淑老師

和平教育為什麼會出現？本來便有公民教育與多元文化教育，為何又會出現和平教育？其差別與重疊何在？一個社會都有其優先議題，和平教育是在哪個年代出現，並成為火熱的議題，是否有些人感於當前公民教育、民主化、多元化教育的不足之處嗎？我覺得這個問題必須要面對與釐清。

→黃春木老師回應：所以我們需要和平教育史，歷史的途徑應是釐清許多疑惑問題的必要努力。如果和平教育最後只是把概念釐清，精熟觀念，告訴學生怎麼樣的價值與方向是不足的，必須實際去做，才能認識到更大的社會與歷史結構，使學生在其所在的脈絡底下，開始實踐和平。如果未來要設計活動、教材與教科書時，如何引導學生實踐的部分應該是一大重點，才能使學生深入地體驗課本上所學到的觀念。此外，我十分同意和平教育應是普世價值，但可能必須在地實踐的說法，每個實踐一定要考慮到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妥協，我覺得如果妥協是一件重要的事情，那麼妥協更是一件非常有勇氣的事情，而非懦弱的表現，但我們卻很難使各方體認到這點。如果沒有妥協，便很可能會兩敗俱傷，這是最不好的結果，但如何去妥協，則必須找到雙方均有利的部分，如果各方永遠從自己的角度面對妥協時，則妥協便不太可能出現，所以我覺得妥協其實是更大的智慧，而非退縮的行徑，而歷史上羅馬共和透過妥協的行動，建構共和的理想便是一例。

→甄曉蘭老師回應：每個人的利益、關懷不同，而產生衝突，如同燃油，燃油必須經過引擎才能成為動力，使車子開動，所以我在思考的是，也許每個人有因自己、不同國族之間的利益而有衝突的產生，如果透過和平教育處理這部分，才有可能使衝突的雙方擁有共同的前景往前，這是我們在談和平教育時希望從事的努力。

散會：12:10